



文化北海断想

■ 廖德全

(一)

前些年，一位国内高官到北海，说了这么一句：北海的大街上“看不到文化”。这不啻春雷一声，振聋发聩，令人思索，令人警醒。

北海，南珠的故乡，“珠还合浦”美丽传说的所在地，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，近代南方大港，重要商埠，欧美九国一度在此设立领事馆和商务机构。它是20世纪90年代初商家必争之地，一时名声大噪，现却被指为“没文化”，这很让人难受，尤其我作为北海人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，想想都要掉泪。但领导的话的确是这么说的。

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结晶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伴生物，更是一个时代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。没有文化，作为一个城市，就是历史的中断，就是个性的丢失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北海，确实该做一个深层的文化思考。

(二)

北海文化在哪里？

文化的张扬，需要厚实的载体，需要凝重的背景与热烈的氛围，更需要名人的捧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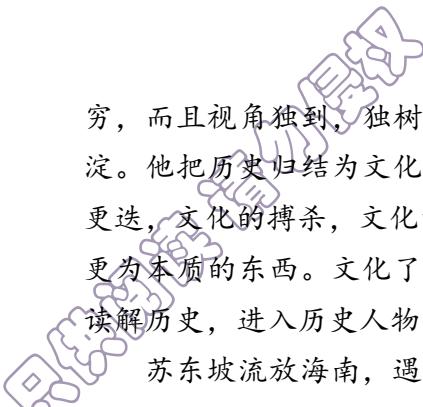
李双江一曲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，唱红大江南北，也把椰岛风情做了壮丽的传扬；几幅“天涯海角”的名人书法，使天偏一隅的三亚，有了乾坤倒转般的文化定位，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，使其名声陡涨，名气远播；而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，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以及“天下第一山”“天下第一关”等名人题词或民间传扬，无不有死铁生辉之奇效，其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和品位，远不是花个数百上千万办个什么节、上上电视、登登报纸的一时喧哗所能企及的。

也许是龙脉不济，北海历史上没出过什么重量级的大人物。巍巍大廉山，滔滔南流江，出清官也出贪官，就是不出大官。我所知道的，就只有一个省部级的陈铭枢，再就是如陈建功、黄铸夫等几位现代作家、书画家了，但他们也只是空担祖籍北海的虚名而已，对北海本土文化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贡献。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及其他传媒中，提及北海的不仅为数极少，也无当红名篇，甚或名句。除了《古今奇观》里面的一篇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，提到南珠，提到廉州外，其他对北海都是不置一词。在这块美丽而肥沃的土地上，就没怎么出现过文学作品中值得一提的人和物。这就缺少了一种有效的文化担载。地以人灵，人以地杰。缺少扛鼎人物，没有担纲大师，文化积淀也就不多；或者说，千百年来文化积淀的挖掘与张扬，还处于一种粗浅的自然阶段，还缺少雷电与火石的撞击；未能跃进自在自为而有大为的新阶段。

(三)

一个地方的文化，总是外在和内里的有机统一，不在于其文化设施的多寡，而在于要有个性、高雅的品位和深刻的内涵，能让人看出文化来，能给人以文化的感觉、领悟和享受。

近年崛起的余秋雨文化大散文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没想到散文还可以这样写，还能写出这样的韵味来。余先生散文，不仅文笔酣畅淋漓，一泻千里，大气磅礴而又意蕴无



穷，而且视角独到，独树一帜，写的大都是遥远的绝响，寂寞的废墟，但都揭示了深厚的文化积淀。他把历史归结为文化史，从大文化的视角，阐述历史，解剖历史，把人类历史抖落成文化的更迭，文化的搏杀，文化的承传与发展。在他那里，文化，似乎是比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更为实在、更为本质的东西。文化了的历史，就鲜活起来了，有了生命，有了新的韵味。而从文化的角度去读解历史，进入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，更有一种独上高楼的快感和领悟真言的释然。

苏东坡流放海南，遇赦北返时路经廉州，小住了好些日子。文豪此行并不是为了吃那几颗堪与荔枝比味的龙眼，作几首小诗以应景，这里，应该是东坡学士人生一大驿站，其为廉州海角亭题写的“万里瞻天”几个大字，既是 he 此时异常心态的外泄，也是对地方文化品位的揭示与张扬，是留给后世的无价之宝。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在廉州挖井建亭，纪念这位绝代文豪的廉州之旅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东坡亭无言，海角楼失色，“万里瞻天”也仅为几个风雅文人所知悉。而堪与莎士比亚齐名的戏剧大师汤显祖，不畏路途艰辛，不畏浪大波险，一叶渔舟，上了涠洲。一代宗师的壮举，却未能引起世人的更多关注，没留下什么可值张扬的建树。我数度上岛，却连汤显祖的一个脚印也找不到。北海曾有过世上独一无二的珍珠城，浩浩荡荡，巍巍峨峨，但早已消弭于战火兵灾，仅存半截残墙断壁在叙说寂寞与无奈。另外还有大士阁、文昌塔、汉墓群、珠海老街、外国使领馆、教堂等等，但都被淹没在现代的喧嚣和商业的叫卖中，无法支撑起北海的文化大旗。“珠还合浦”的传说及其戏剧表演，清丽委婉，极具地方色彩，文化韵味深厚，但就是闹腾不起来。

浮躁的历史把它们遗忘了，丢失了，北海文化也就脉断魂销，黯然失色。

这是北海的不幸，历史的不幸，文化的不幸。

(四)

北海前些年的崛起，倒也热热闹闹，百舸争流，五彩缤纷。四川人来了，湖南人来了，贵州人来了，北京人来了，港澳台和国外的客商也来了，带来了新的面孔，新的思想，新的文化，新的操行。有璀璨的碰撞，也有轰烈的和鸣。北海人已成为一个组合的新部落，北海文化也就很难说是海派还是京腔，是湘辣还是川麻了。

北海银滩，绵延二十四公里，滩平如毡，沙洁如银。就沙滩本身而言，应胜于美国的夏威夷，强于中国的北戴河，亮于三亚的亚龙湾。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曾到此视察，深感银滩风光之奇特亮丽，欣然命笔题了“天下第一滩”几个大字。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、李鹏、朱镕基、李瑞环以及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政要来到这里，也多有溢美之词，但在游人眼中，却是平淡无奇，同其他地方相比，也是一样的海滩、一样的海水、一样的阳光明媚。而几峰瘦驼，两三劣马，还有蚂蟥般的伴泳女郎，更是为银滩做了俗不可耐的文化定位。银滩的雄起，银滩文化品位的高扬，使其“第一”的旗幡能够威风大展，已成为北海人的热切期待。

文化是深沉的。散乱的文化板块，还难以组合成高品位的城市文化，现代的块垒、线条以及色彩的堆砌，不足以展示城市文化的深层内涵；甚至，高大雄伟的大型城雕、音乐喷泉，也因缺少了一种厚重、博大和深远，而不过是一桌清淡的文化快餐罢了。所以，笔直的马路，高大的楼房，宽敞的广场，苍翠的林木，亮丽的灯饰，也没能让人读出北海的文化韵味来。

底气不足，后天失调，就难免有点穷人乍富、小人得志的模样，还显不出大家气派。

喧嚣一时，终归寂寞。这也是历史的无奈。

(五)

在中国再造一个深圳不大可能了。北海应该就是北海，北海也只能是北海。然而，北海的特色又将何在？或者，换言之，“北海文化”应该如何定位，“文化北海”应该是啥样子？世有石油之城、汽车之城、花城、泉城、春城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北海该是什么城？当然，北海有滨城之美誉，港城之雅称，但临港拥滨之地何其多，岂可由北海独占花魁？且北海之港之滨在同行中尚属小老弟，也还难做北海文化之载舟。

文化即历史，但历史并不就是文化。美国历史不长，却担当起了西方文化的当然旗手；香港比北海年轻得多，“开放”时间更短，但港派文化却具有“当惊世界殊”的巨大魅力；深圳完全是新生城市，却已在实际上领导着中国沿海文化的新潮流。

文化不仅在于历史的承传，也在于现实的创新，在于勇敢地塑造一种超然于世俗的特色文化。而这，需要一种经济与文化的张力，更需要一种“大胆往前走”的坚毅与追求。东施效颦，失却的不仅是自己的个性，也牺牲、丢失了自己的天生丽质。

北海有辉煌而久远的历史，但历史并没有造成北海今日的辉煌。北海，还必须从历史中走出，在现实中提升，在东西南北、古今中外的交汇中，搏杀与磨合，吸收与消化，更迭与出新，从否定走向新的否定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主题文化。我们热切期待文化北海的新生。

（作者系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）